

同治四年

楊山縣志

本署藏板

續修稷山縣志序

山之高也。巖巖然。川之廣也。浩浩然。
此皆歷亘古而無所增益者也。若
夫山川靈秀之氣。積而為雲雨。散
則鍾之於人。或為大儒。為名臣。為
孝子。為悌弟。為義夫。貞婦。為
畸士。騷人均足以振發。餽勵。顏

風著之簡編光於後世實有裨
世教之大端也稷雖彈丸邑為古
教穡地其民愿其風樸悠然見
后稷之遺風焉邑舊有志創于
明季至我

朝康熙乾隆嘉慶復重修之迄今
又五十餘年矣文章節義之倫

層見疊出足以踵前志之盛顧闕
而弗書不友典昔賢爭列斯六為
宰者之責也予心惕然爰訪之耆
老登其姓氏詳記其行事續成若
千卷至山川疆域悉仍舊書不復
贅述後之宰斯邑者其共體

國家教化之隆典閭邑民俗之厚博

採而廣收之于以激濁揚清俾風
氣日趨于古是則私衷所冀幸也
夫是為序

同治四年歲在乙丑清和月念稷
山縣事皖南沈鳳翔書於官舍之
槐蔭山館

舊序

秦府
長史 強 晟
汝南人

史以傳信今之志猶古之史也凡有國有天下者例必有史而一郡一邑亦必有史焉雖所紀大小不同無非所以傳信也稷山有志其亦古史之流與邑以稷山名者說者以后稷始播百穀於茲而邑以是得名邑故有志僅有敗楮數葉且出於胥徒之手訛謬至不可讀其亦邑之不幸也夫予寅梁君宏濟稷產也篤信好古見義勇爲每慨然謂予吾邑乃鄭公建勲之地吾必倡爲之祠金元間有二段先生者出吾

必梓行其集且邑志無所於考吾必補完其書必若是而吾之志斯少遂耳君乃於退朝之暇博考羣書至忘寢食不兩越月而書告成一旦攜巨帙過予請叙其首簡予翻閱至再因竊嘆宏濟之見義勇爲果無爽於初志也且其考覈之精詳筆削之嚴謹議論之明正鑿鑿乎可傳於後信乎其爲良史無疑也詩不云乎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宏濟拳拳於父母之邦者如此則其所以移孝爲忠而以弼成賢藩之政者夫豈無所自哉正德甲戌春二月

舊序

解州 呂 枋
判官

此志爲秦王府長史梁君宏濟所編綜核物理而稽
具人賢則亦密矣其子進士君正格將入梓以傳乃
獻諸巡按御史潛江初公初公曰凡文美則愛愛則
傳此志雖美能無不盡然者乎可視諸呂涇野君正
遂兩謁予曰此不獨潛江先生之命亦格繼先大夫
之志而思昭敝邑者也按志自建置以下凡十四篇
析類明而紀事實密不啻云爾且此邑去后稷所產
之地甚邇而后稷始稼穡於此邑因是名周人所由

有也而志不具豈非缺典乎乃梁君能振編於數百載之下而進士又欲梓於登科之後斯其意亦美矣不亦可永乎嘉靖丙戌春三月

舊序

縣令

賈

憲

安定人

初稷山縣志成汝南強君晟序之未梓而卒君卒去歲冬其子格謀諸前地官員外郎李君棠視諸侍御初公及涇野子涇野又序之歸而將梓以大朝迫而李君行矣格亦以會試迫將行時余始至政務叢一人司府間有委責遂僕僕無暇日中止者又數月矣

今年三月余治稍就因欲舉前事視其志搜計磔裂
擗撫融結分門列類既詳且明見其建置之類具離
合變易之迹而世道有可稽見其風俗之類有唐虞
朴儉之風而聖化有可窺見其田賦戶口之類有合
於禹貢周官之良法而時制昭矣見其人物名宦之
類默寓夫春秋綱目之奧旨而鑒戒備矣見其山川
物產諸異跡之類又有合於詩之足以資多識於是
暢然喜而又惕然感於中乃曰是豈有意於余也哉
今夫令於一邑一邑之主也如疆域之不治風俗之

不美與凡涉於斯土者有不理咎將焉執然此豈非
余之責也哉至於人物名宦一志不余責而余之志
愈懼豈非余之警也哉責不得以不憂而警不能以
不爲憂而爲斯無負於責與警也令於此斯無愧也
夫人之爲善固不專於耳目之所及然藉此居多故
雖古之人有書諸紳銘之盤牖以取諸耳目者余未
能此而是志乃余見夫是志往往具令於前者又非
一人舉不直而余直是豈無意於余也哉然則余烏
能無感乎夫余治才數閱月每懼菲薄不堪果有合

於民而悅於神者乎否則直亦不直矣嘉靖丙寅春三月

舊序

縣令 劉三錫

稷志在宏治前不可考嗣是凡再易焉余受事時會新志成經緯有章纖鉅並列哀然稱成說矣第不無佚事當補收譌事當檢正與夫近事當增入者如斛律光之守平隴猶之乎韋孝寬之守玉壁也韋則俎豆名宦又更立叢祠而斛律則否齊史昭然可據奈何沒之邑治故在稍北里許志謂隋開皇二年改建

今治近來民有掘土得誌者云葬稷山之西原以故城遺址絜之卽其地誌蓋貞觀二年物則唐初尙未改安得謂在開皇間也侍御史公瑛抗節挺忠不爲逆瑾所撼當年行事載在名臣錄中物且百年而近始入祀鄉賢又比歲蝗旱王仲元揭竿稱王事皆從古未有至於藝文一道俱出名手皆足增重卽其文不大家而關切民事似不可畧志以詡熾庸厭繁乎邑志雖小史而紕漏未蠲將何以昭方城之實錄備郡國之風謠垂爲百年惇信哉乃延鄉紳中擅詞場

者共爲叅訂譬則凌波而濟跂而望之後之人余豈
得已哉然則余盡余見而已安知上古以來發秀山
川鍾靈社稷諸名公能盡蒐無遺尙俟後之君子有
史才者豈萬歷庚申秋月

舊序

縣令

顧涑初

歸安人

嘗讀周禮職方氏掌九有之圖籍古天子廵方所至
歲采土庶歌謠以周知十五國之風俗竊嘆昔人之
爲治道計何深且遠也嗣後地理志肇自漢史沿及
後代郡有書邑有紀上自星躔分野灾祥雲物下至

山川形勝則壤物產以迄人才之升降民風之淳漓
紀載詳晰靡不展卷列陳燦若指掌稽前可以示後
鑒古有以知今載乘煌煌典誠鉅也稷邑爲古高粱
地背藐姑右玉壁據稷峯以爲障連汾水以爲襟俗
尚淳朴勤稼穡耕鑿作息恍乎蟋蟀山樞之遺風雖
河東一僻壤然歷代以來時異事殊先猷往蹟班班
可攷舊志修於故明博陵劉公迄今閱五十餘年矣
典章日以剏事故日以遷其間人文政治可采可風
者率皆湮沒而不彰亦一邑闕典也今時際

聖朝百度釐舉兆庶咸平余忝膺簡命承乏茲土軼
掌之暇每覽舊誌而慨焉不禁有修輯之志竊思躬
值隆時得昭盛典甚幸也及茲文獻未淪攷稽伊邇
不爲纂述見聞繼往昔以示來茲俾後起者知所法
戒倘世遠人湮後縱有畱心採攬者而傳聞未信參
訂無從將不能無荒畧之憾誰職其咎廼於癸丑之
春延邑紳衿之文華素擅者因舊誌所未逮共輯而
紀之編列之次爰爲變通損益於其間闕文以補軼
事以傳雖未敢冀追蹤往哲媲美前賢然使後之君

子檢閱昭然萃百里於寸眸集往古於方幅稽某事
則師其所以得考某人則鑒其所以失法戒於此彰
治道於此備且於異日輶軒採奏之內未必無小助
此則余之志也若夫黼黻潤色探奇索渺務使觀覽
靡遺華實兼備於以垂百年俾信余識疎且愧非史
才不敢居也是不能無望於後之人
康熙癸丑暑
月

舊序

知縣
韋之瑗

志之昉也其體權輿於禹貢漢太史公作八書班氏